



年輕的主人

〔苏〕B·奥塞洛娃等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年輕的主人

【苏】B·奧塞洛娃等著

敏 捷、孙 書 林譯

ВАСИЛИНА ОЗЕРОВА И ДР.

МОЛОДЫЕ ХОЗЯЕ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4

本書根據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社1954年版本譯出

年輕的主人

【蘇】В·奧寇洛娃等著

敏 捷、孫 雲 林譯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

787×1092 1/32 開·2 15/16 印張·61,000字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

統一書號：T3166·61

目 录

百万财富的主人.....	1
工作中的主动性是成功的保证.....	29
激动的心.....	56
集体的力量.....	74



百万财富的主人

一切都是很突然的。傍晚，留霞跑到我这儿来，一口气说出：“奥泽洛娃电报来了，我要到我爱人那儿去，到穆尔曼斯克去。我们快点走，你去接受共青团的工作。要知道，你是我的副书记。”

我很着慌。接受共青团的工作，就这样急迫吗？可是留霞拉着我的手往集体农庄图书馆去。那里存有关于共青团组织的业务书籍。

不一会儿，剩我一个人的时候，什么想法都来了！老实说，一想到做一个极富裕的有 200 多共青团员的库班大型集体农庄的团书记，就感到有点害怕。做学校、工厂里的共青团组织的领导者，我认为还比较容易。那里所有的共青团员可以说都在身边，而这里的 9 个生产队都有共青团组织，可是在各个畜牧场上也还有一些共青团员！集体农庄有两万多公顷土地，

有些农場离我們这个村落有10—15公里。若各处都走一趟，就是一个月的時間也不够。

以前我的确是做过共青团的工作，担任过共青团委员会的副書記。但是，只有現在我才感到：如果共青团員們选举我的话，我要担负的責任是多么的重大。

有一次我和一位共青团員尼克萊談了一次話。他是保育院教育出来的，后来他来到了我們集体农庄。最初，他工作的很好。但是不久他就不好好工作：不是不喜欢这件工作，就是不喜欢那件工作。他到一个生产队里呆不到一个星期，就和生产队长吵架，鬧一个“再見”，又到別的生产队去，可是在这儿也呆不了多久。他总是有些不滿意的地方：不是同志們不好，就是領導太严格，再就是工作枯燥。

有一次尼克萊在街上遇見了我。他把我布拉吉上的絨球扯下来，便开始戏耍起来：“我是你的部下了，淡黃发的小姐，請允許我向你祝賀，請允許我現在称你为‘您’。”我忍无可忍地說：“你怎么說粗野的話，最好是工作去。要知道，村里的人都管你叫二流子。”

尼克萊激怒了：“你說什么啦，你說句有德行的話好吧，你这是劝告我么？想一想，書記！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能……”

我没有找到回答尼克萊的話。他从上往下地扫了我一眼，吐了一口唾就滾开了。“的确”当时我这样想，“如果現在大家都这样对待我，我就只好离开这个乡村。大概我不胜任这件工作。做这个集体农庄的团書記必須是意志坚强的青年，而不能是我——一个18岁的小姑娘。”

在这天，当我找到我們的党委書記克拉夫欽科的时候，这些想法战胜了我。在我的內心里只有一点：我要說我不胜任这

一工作，任何人都不要再选我做書記了。

克拉夫欽科看了我一眼，說：“啊哈，我知道你为什么来的。现在你要說：‘我不胜任这一工作，讓大家选別人做書記’。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是这样”我回答。

“为什么？”克拉夫欽科眼睛盯着我問道。

“我感到有困难。”

“唉，你这个漂亮姑娘，”克拉夫欽科搖了搖頭說。“你太悲觀了。有困难才有办法，工作才有兴趣。”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桌子抽屜里拿出来一个沉重的麦穗。

“你看，已經熟了。最近几天內我們就要开始收割。应当开始工作，要把你这些想法去掉。当然，如果一切都由你自己来做，什么也做不成；我再告訴你，若这样那什么也做不成。积极分子、团委会的委員就是你的好助手，而且集体农庄的青年都很好，他們不会騙弄你，如果你引导他們走正确的道路的話。”

“一切都将这样去做，”我大胆地打断了克拉夫欽科的話。
“那么我現在应当做些什么呢？”

“首先应当学习，”克拉夫欽科回答。“集体农庄的业务应当学习，以便知道我們什么地方做得好，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什么地方非常需要共青团員。譬如，你知道我們有多少种植谷物的田地？”

我沉默了一会儿。

“你不知道嗎？我們有9 000公頃。这个面积很大。收割完这地上的全部谷物，就得需15天的工夫。今年下地的机器很多，几乎比去年多一倍，单只康拜因机就有37台，拖拉机78台。但

是，最重要的是人。如果劳动力組織得好，我們就能胜利地完成任務。所以你应该知道，那个共青团員将在那儿工作，做些什么，怎样帮助集体农庄及时地收割庄稼。犹豫不决的时间沒有了。你已经和共青团員們談过話了嗎？”

“談过話了”我回答，“和尼克萊，就是和那个二流子談过。他不愿听我的話，还說‘你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应当把这样的人从集体农庄中攆出去。”

克拉夫欽科大笑起来：

“攆出去？你怎么的啦？尼克萊这样的人什么都能干。他們有很多力量和智慧，但是他們不知道把力量和智慧往那里用。应当多和青年們交談，向他們講解什么是粮食，粮食是怎样来的。此外还要知道在共青团組織中不只是尼克萊一个人。我們共青团委员会是有战斗性的，因此应当使团委会的每个委員都成为組織者。”

走出克拉夫欽科的办公室时，我的情緒已經不象来时那样了，心情愉快了。的确，悲伤和犹豫不决过去了，应当开始工作了。

*

*

*

团委会举行了第一次會議。會議上討論了“关于共青团員参加收割运动”的問題。大家沒有长篇大論地发言，只簡短地談了一下我們应当做什么，明确了那个共青团員应当在那儿工作。团委会的委員們提議用一輛汽車来运粮食，完全配备上共青团員，把这輛汽車叫作共青团員汽車。

这辆汽車的人員应当有一个司机和三个装卸人員——共青团員組成。司机和两个装卸人員的問題已經解决了。有从司机訓練班毕业不久的特列基亞科夫，还有高义和波諾馬連科。高义在集体农庄担任无綫电收发报員的工作。可是在收获时期，他

自己提出愿意做一个装卸人员。无论什么工作他都能做的很好。波諾馬連科对任何工作都不嫌恶。总之，委员会的委员们对高义和波諾馬連科没有意见。这辆汽车的指挥员特列基亚科夫同意接收这样的助手。只要找到最后一个人就够3个人了。委员会的一名委员阿布拉莫娃提议指定一个姑娘，但是，布赫托亚罗夫反对这一提议。

“不行，姑娘干不了这个工作。这里应当用青年小伙子。”

阿布拉莫娃坚持说：

“我们集体农庄的姑娘并不比你们小伙子差。在各个畜牧场里工作难道容易吗？谁在那里工作？姑娘们，在蔬菜生产队里也是姑娘们。”

“你要了解”布赫托亚罗夫劝阿布拉莫娃说，“可能一昼夜要做15—20小时工作。为什么要派姑娘做这样的工作呢？难道我们这儿没有小伙子吗？”

“说的对，说的对”这辆共青团员汽车的指挥员支持布赫托亚罗夫说。

“好吧，”阿布拉莫娃让步地说，“让小伙子干吧。布赫托亚罗夫，不过你不能这样看姑娘，她们能工作得比你还好。”

亚罗森科发了言。

“我提议让尼克莱参加共青团员汽车工作。”

“尼克莱？”我惊奇地说，“这里需要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而不需要二流子。”

“你说的不对，书记同志”亚罗森科回答说。“尼克莱是一个好青年，而他没有找到适当的工作，这点我们也有过失。我的意见是吸收尼克莱参加这辆共青团员汽车工作，我对这个小伙子负责。”

大家对亚罗森科的提议虽然不太同意，但是终归同意了；

決定必須先和尼克萊談一談，而后再決定這個問題。

此後，我們開始談關於成立共青團員青年康拜因機組的可能性和在那里的共青團小組的組織問題。決定把委員會的委員，拖拉機手瓦西里派到一個小組去，把委員會的委員，聯接手亞羅森科派到另外一個小組去。

現在我該和尼克萊談話了。他大概知道我要找他，所以他一進屋就喧嚷：

“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是廢物和類似這樣的东西，對不？”

“你怎麼這樣說？”我想使尼克萊冷靜下來，但是這一點對他沒起作用。

“也許你認為我是可能利用的廢物吧？”

“為什麼說我認為你是可能利用的廢物呢？”我盡量冷靜地說。“介紹你做共青團員汽車的裝卸人員，和特列基亞科夫一起工作。”

“我非常高興！”尼克萊冷笑說，“你還可以把我派去做擦地板的人吧？”

“尼克萊，你這是說的什麼話”我忍不住了。“你不願意工作，就不必工作。我們再也不問你了。我們把你開除團籍，你去當廢物也好，願意上哪兒去也好，隨你的便吧。”

尼克萊什麼也沒回答，把門一關，砰的一聲就出去了。我怎麼沒冷靜一點呢。可能我白發火了，不能這樣對待人。應當怎樣做呢？大家都在談個別對待辦法，而什麼叫作個別對待辦法呢？我當然懂得，就是和一個人談話應當誠心誠意，說明什麼妨碍了他不象別人那樣生活。如果一個人不願意誠心地談話，那時怎麼辦呢？我正在這樣想着，突然有人敲門。

“請進來。”

真叫我感到奇怪，開門的是尼克萊。

“就是叫我作装卸人嗎？”他压住嗓音問。

“如果你不愿意，就不必做”我回答。

“行，給我写上吧。”

“你知道克拉夫欽科对你看法怎样？”我問尼克萊。“他認為象你这样的小伙子能移出倒海。”

“不需要你对我說这样的恭維話，”尼克萊有点愉快了。“我自己知道克拉夫欽科对我的看法。他昨天对我講了……你最好講一講，我是共青团員还是不是共青团員，你根据什么理由把我当丑角来看待？”

“誰也沒有把你当丑角看待，”我回答。“你自己認為不够共青团員，这是你自己的过失：要知道你一春来什么都沒干。”

“沒干”尼克萊的目光表现出好象心不在焉似的。“是，沒有干，可是現在我要干工作了。”

“那好啦，你若干工作，大家就能尊重你”。我高兴了，我猜到了尼克萊和我們党組織書記談了些什么話。

*

*

*

收获庄稼时期到了。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里的委員們都参加收割去了。在會計室里，算盘和打字机和从前一样辟咧吧啦地响着；一个15岁的少年收发員司徒宾从这个電話机跑到那个電話机：“所有的人都去收割庄稼了……”，“到生产队去了”。他只能来得及回答所有来自专区和克拉斯諾达尔的電話。

我也准备到生产队去。我把战报布置好了，給我們的鼓動員从报纸和杂志上剪裁了一些材料。东西装了一皮包。要知道，墨水、鉛笔、写标語用的顏色都应当随身带着。在沒有出发以前，我到党組織書記那儿去走了一趟。

“我要到各生产队里去一趟，克拉夫欽科。”

“对”克拉夫欽科說。“你想先到那个生产队里去？”

“我不知道先到那个生产队去才好。”

克拉夫欽科感叹地说：“你可好！要到生产队里去了，还不知道到哪个生产队里去才好。这样是不行的。应当知道哪里的情況不好，就到哪儿去，一定到哪儿去。就得这样，最好是，如果你从第8生产队收到情报，就到那里去。”

当我走出办公室时，克拉夫欽科在門口把我喊着，順便問道：

“你想和青年們談什麼？”

我忽然感到不安起來。我甚至沒想到要和青年們談話。克拉夫欽科看出我不安的樣子，就猜到是怎么回事：

“好啦，去吧，但是下次可不要忘記，和青年談話不只是宣傳員的事。”

当我回到团委会的时候，在那里遇見了人事处主任兼共青团区委会組織部長杜魯科娃。

她問道：“怎麼，下地去嗎？”

“是的。”

“那麼我們一起去吧，這兒沒有什麼事。”

半小時後，我們就坐上了順路的汽車。我把最初幾天工作的情況向杜魯科娃講了一遍。

司機突然一下子把汽車停下了。迎面來了一輛拉糧的馬車，上面坐着一個老头，頭垂到胸前，打着瞌睡。馬懶洋洋地拉着車，糧食從大車里細細地流出。

司機一鳴喇叭，老头就醒過來了，一拉韁繩，馬車發出的軋軋聲更大了，給汽車讓了路。

“怎麼啦，老爺爺，我們是收穫，還是播種呢？”杜魯科娃在老头的後邊喊道。

老头用鼻子哼了一聲，但是什麼也沒回答。杜魯科娃開始

責備我：

“你看那是做什么的。糧食漏掉了，老头在睡覺。很明显，你們的共青团員都在睡覺。監督崗都在那儿呢？团委會都注意些什么呢？”

我没有什么可辯護的。杜魯科娃說的對。的確，我們怎么就把監督崗忘了呢！應當改正錯誤。

汽車停在第8田間生產隊的打谷場旁邊。這是怎么回事？為什麼停着一台選別機？為什麼有些康拜因機和拖拉機在田地裏不動呢？一個人也不見，都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杜魯科娃生氣地望了我一眼，好像這些都是我一個人的過失似的。

我們下了汽車，往康拜因機那儿走去。上了年紀的康拜因機手用冷淡的眼光看了我們一眼。

“你們趕車的人夠嗎？”我問康拜因機手，因為我感到在這個生產隊裏這樣的寂靜現象不是偶然的。

“你們是來干什么的，是什麼風把你們吹來的？”康拜因機手不滿意地把煙卷吐掉，“若是夠的話，我們就不在這兒呆着了。只有一个小伙子站着為馬車发愁，再多一個人也沒有了。你們看，糧箱滿了，再等十分鐘就得把糧食往地上倒了”。

我們在另外一台康拜因機旁找到了拖拉機生產隊長。

“你看見了奧斯特里日科沒有？”我問他。

“你問我干什么？你應當知道這個二流子鑽到那儿去了。”

奧斯特里日科是第8生產隊長。莊員們不喜歡他，他好喝酒，而工作最差。

杜魯科娃拉着我的手說道：

“我們走，必須立即找集體農莊主席去，然後我再把這件事報告給黨區委會。”

在回去的路上，我們遇見了一個趕車的共青团員切列森

科。他的臉紅紅的，襯衫被汗濕透了。一輛馬車那能跟上一台康拜因機，這不是开玩笑！

“你們看見貢察羅夫沒有？”他問。

“沒看見”

“他报了名趕車，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

*

*

主席沒有在管理委員會，不知道到哪个生产队里去了。我們在會計室里找到了負責畜牧业的副主席費道洛維奇同志，把第8生产队的混乱情况向他講了。費道洛維奇傾听我們講述。

“我馬上就到那里去，”他果斷地說。

第二天，杜魯科娃到邻近的集体农庄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圖書館里，給第9田間生产队的青年們挑选一些書。可是我总在想一件事：团委会对于保証順利地完成收获的工作，做的太少了。集体农庄虽有200名共青团員，但是現在还没有看出他們的表現，也沒有感觉出他們的力量。虽然組成了一輛共青团員汽車，两个青年康拜因機組，但是要知这比起能够做到的只是滄海一粟。

杜魯科娃說要建立共青团員監督崗，这到很对。可是現在这件事实际上能否做到呢？現在才来建立这些監督崗，收获都要結束了，这样能得到效果嗎？

午飯后，收发員司徒宾来找我。

我問：“有什么事情，司徒宾？”

他回答道：“没有什么事情，我要离开集体农庄，要永久离开。”

“为什么？”

“我不愿意再做这样的工作，誰都叫我跑腿……”

我問他：“司徒宾，你很討厭收发員的工作嗎？好吧！讓我

們把你派到生產隊去”。

司徒賓說：“您只是答應，我找過主席，他也是答應，可是這有什麼用呢？今天我到第一生產隊去了，這裡的生產隊長是米里科。他把我從上往下看了一遍，說：‘唉，老弟，你什麼都不能干’。要知道，我聽見這樣的話是很難過的。巴比奇不見得比我強，年歲也只是這樣大，可是他也在趕馬車。我哪兒比他差呢？不行，我要離開集體農莊，我上機器拖拉機站學鏟工去。”

我問：“司徒賓，你真願意趕馬車嗎？”

司徒賓的兩眼閃現出愉快的目光。

“當然願意，非常願意，那怕是今天就去呢。”

我告訴司徒賓幫助他做到這一點。我產生了要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明天就派共青團員們去趕糧車的念頭。他們不會象我們在路上碰見的那個老头那樣睡覺。

晚上，各生產隊長一定要在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開會。我必須在他們沒去之前，和集體農莊主席談一談。

沒等主席走進他的辦公室，我就先到辦公室了。

我說：“基里洛維奇，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你談談”。

主席問道：“緊急的事情嗎？”

我回答說：“是，緊急的事情，昨天，我和區委會的工作人員到第8生產隊里走了一趟。那裡的情況非常混亂。”

“這件事我已經知道了，”基里洛維奇說，“費道洛維奇對我講了。明天，管理委員會到那兒去，因為奧斯特里日科好喝酒，並且把生產隊搞的亂七八糟，要解除他的職務”。

“趕糧車的人不夠一事，您知道嗎？”

“知道”。

“共青团組織建議在各生产队成立共青团員运粮小組”我一气地說出。

費道洛維奇凝視着我，好象要問：你說的当真嗎，姑娘？

“我們明天就成立，真的成立”我繼續說。

“好”基里洛維奇回答。“坐到这儿来，我們一起和各生产队长談談。建議是很好的。”

……当生产队长們一个接着一个走进办公室时，我勇敢地把司徒宾的事跟基里洛維奇談了，請求他命令生产队长米里科接受他。基里洛維奇虽咕囔了一番，可是終於同意了。

我們收获庄稼是用流水作业法进行的。这就是說，粮食从装有三道去皮机的康拜因机上立刻进入倉庫。把粮食迅速运到倉庫，对提前把粮食交給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28輛卡車都赶不上康拜因机，要知道，收成非常好。所以成立共青团員青年运粮小組，对集体农庄一定有很大帮助。

和主席、机器拖拉机站的生产队长談完話后的第二天，我借着广播跟团委会委員工作的生产队取得了联系。講話的时间不能过长，因为各生产队时常要广播战报，所以我得事先准备好广播稿：“必須在今天和各生产队长，以及生产队的团組織書記一起成立赶粮車的共青团員青年小組。晚上8点鐘，团委会的委員們都要来开会。”

基森科听到无綫电报广播后，責备我是官僚主义者。当然，基森科有一部分是說对的，但是我能做什么呢，因为時間太少，而要在一天內要到所有的生产队里走一趟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只是到第一生产队走了一趟，那里一个赶車的人也沒选出来。我和生产队长米里科一起选了4名赶車的人，第5个人是指派司徒宾。

晚上，团委会的委員們都到齐了，只是瓦西里和亞羅森科

沒有來，因為他們兩個人夜間駕駛康拜因機在收割庄稼。

團委會的每個委員都談了一下：有多少共青團員，那個人從今天起去趕糧車。這就是說，共青團委員會只是在決議中肯定了已經做過的工作。基森科報告了第7生產隊僅僅選2名共青團員趕車的情況後，建議他再選3名共青團員做這件工作。

然後決定由康拜因機往倉庫運糧食，每運50噸就在運糧車上畫一顆小紅星。

阿布拉莫娃提議每3天做一次競賽總結，並用戰報通知共青團員。

也談到了共青團監督崗的問題。又決定在每個生產隊中建立監督崗。監督崗的最主要的責任是，跟收穫和運輸糧食時的損失現象作鬥爭。確定由最優秀的共青團員季明、列甫欽科、薩洛、馬蓋耶夫、賀梅卓娃、基森科和雷薩克擔任監督崗的領導。團委會的會議就此閉幕。

……收穫即將結束，約150台拖拉機和康拜因機在集體農莊的田野上轟轟的響着。這些拖拉機和康拜因機好象將要拿下最後高地的戰車。雷薩科、曼德雷欽科、巴爾賀民科、得沃尔尼克和基霍果的運糧車上都有3—4個小紅星，這些紅星顯的非常好看。可是司徒寒好象比其他人干的都好。

瓦西里和亞羅森科在青年康拜因機組上干的也不壞。根據他們的倡議，康拜因機組在月夜進行工作。

共青團員們不是為了榮譽，而是忠心地為了農莊的富裕，獻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想起了這樣一件事情：西多連科駕駛着康拜因機在第5田間生產隊工作；不知道是康拜因機手沒有注意，還是機器有毛病，在剛收割完的土地上掉了很多糧食；基森科的監督崗不期在這裡碰上了這件事；大家都喊康拜因機手站住，而他不聽；於是基森科就跑向前去，站在牽引着康拜